

许是蔷薇开

清忧 著

下辈子，你要幸福，
 千万不要遇到我，
 我也不要遇到你。
 我们彼此在这世上一生
 各自找幸福的人。



生死相约后

她抛弃他登上选秀舞台

再相逢，身为被告的她笑着说“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

选秀女星不能触碰的真爱
娱乐圈里新贵的狩猎游戏



花火资深作者**清忧**
蛰伏五年的虐爱之作

光明日报出版社

XUSHUANGWENHUA



许是清忧
蔷薇开

许是清忧
蔷薇开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是蔷薇开 / 清忧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112-3191-8

I. ①许… II. ①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9311号

许是蔷薇开

著 者: 清 忧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刘 艳

责任印制: 曹 铮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咨询), 67078807(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17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3191-8

定 价: 20.00元

许是蔷薇 自序

如果我有一台时空穿梭机，那么我一定会穿到2010年。那一年那么文艺清新范的胖子歪小孩是我的责编，我们两个胖子聚一堆常干的事是做梦，譬如写一个能红的故事，或是中个五百万。当然写故事比中五百万容易，所以我们一拍即合，有了——《许是蔷薇开》。起初在我们的构想里，这是一个关于青春冷冽的故事，是一个在娱乐圈浮沉的女生被爱情和命运反复捉弄虐心虐肺的故事。

可丐胖子忘记了那年的我是刚跨进文字圈的小菜鸟，动笔的最初我光写女主的母亲投毒就用了五万字的废话，我们的构思成了一盘无法用手聚拢的散沙。但是胖子们总有着厚实的心脏，他们打不垮，写得不好推翻重来，初稿不满意反复修改。故事的完成已经脱离了我和丐胖子最初设想的原貌，它脱胎换骨成了另一番模样，但到底还是完成了，其中的艰辛不亚于十月怀胎。

如果我能穿回2010年，我一定会好好写，让丐胖子不那么痛苦，让自己不那么折腾。要知道，两年时光足够将粉嫩的言情少女变为蜡黄人妻，足够将文艺胖子变为剩男界的大叔。我和丐亲多么不容易才搞出你们面前这本《许是蔷薇开》。

这个历时两年的故事还不错哦！虽然它脱离了原来的样子，但它照样虐心虐肝虐眼睛。这是一个疼痛的故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

会经历一些疼痛的青春，那些疼痛让我们瞬间长大。这也是一个温暖的故事，里面的主角教会我们看到爱情的正面能量。

知道吗？2012年的长沙阴雨连绵，一直到3月底才有几天高照的艳阳。其实在这个故事里，也有像久违的艳阳令人温暖的男生，他叫苏乐生。他会在喜欢的女生痛经时温柔地说：“听老人们说，女孩子痛经生个孩子就好了。许蔷薇，如果等到你二十多岁了还痛经，我就把你娶了好不好？”十几岁的许诺是比任何誓言都要动听的情话呀，看故事的你们是不是也想起了一些来不及的或已失去的许诺？

故事里还有一个男生，他叫顾向南，他就像那连绵的阴雨令你难受，很多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泪如雨下。我曾写他和女主一起去看电影，他趁她睡着了偷偷在黑暗中说：“许蔷薇，你要怎样才敢相信我喜欢你胜过我自己？我喜欢你，我不要求你到我身边来，你只要待在那里就好。我对你好，你只要接受就好。我看电影时，你只要静静坐在旁边就好。还有，我天天来找你说话，你只要听着就好。可是为什么会这么难呢？为什么你非逼我说出那么多违心的话呢？”是谁说过暗恋是一首悲凉的诗？谁没有在青春正好时偷偷喜欢过那么一两个人，不管是那个温良如玉的他，还是那个桀骜不驯的他，顾向南总会让你勾起那些酸涩的回忆。

这其实只是故事里的一些小场景，如果它们打动了你，那么记得捧起这本书，因为还有更多能打动你的地方。如果没有打动你，也请捧好这本书，总会有一些话、一些情节戳中你的泪点。

清忧

2012年 春

第一节 别来重首已三生 001

最怕此生已经决定自己过，
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
消息。

——苏乐生

第二节 烟花散尽，牵手 回家 024

在我心里，应该是两个人站
在一起啊。

——顾向南

第三节 请你记得我 045

喜欢就是一棵树，张开了
手，去捕一阵风。

——苏乐生

第四节 有人正行走在我 的心上 063

喜欢，就是拼了命也要让你笑。

——苏乐生

目 录 CONTENTS

第五节 她给的拥抱 084

你给我的最深拥抱，难敌岁
月里遇上的流沙。

——顾向南

第六节 叫我怎么说 109

怕你的心拥挤难受，怕你爱
的人啊，没有地方坐。

——顾向南

第七节 共此明月，如 隔参商

131

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

——顾向南

第八节 彩云犹照故人归 153

你在哪儿，心就在哪儿。

——苏乐生

第九节 我在你身边

181

我在你身边，只有那一瞬间。

——陈小诺

第十节 它的保质期是永远

196

可是你，却从没不曾回头
看过我。

——孙佳君

第十一节 去哪里呢

212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许蔷薇

第十二节 风里来的人

224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孙佳君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三节 琉璃火，未央天

236

苦恋这样难，我却这样贪。

——孙佳君

第十四节 伤心不自知

251

说好了是一辈子，差一年，差一月，差一天，差一小时，差一分钟，差一秒都不是一辈子。

——许蔷薇

番外（陈小诺）

267

流星陨落第三个晚上

番外（孙佳君）

273

悬崖上的金鱼姬

许是蔷薇
第一节
别来重首已三生

最怕此生已经决定自己过，没有你，
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苏乐生

许蔷薇坐在餐厅里，对面的男人正兴致勃勃地讲着自己的三观和发家史，油腻的五官偏偏配着考究的阿玛尼西装，吹嘘的嘴脸因为激动有些变形。这顿饭吃得她如同嚼蜡，她拿着包包起身说：“我去外面抽根烟。”

男人有些惊，有些恼，却特意细着声音调情般地说道：“许小姐，你们韩总可是让你‘好好’陪我吃完这顿饭，你可不能爽约哦。”

这个世界最怕的就是有人不够聪明，不够有自知之明，明明是个死胖子，还学正太嘟着嗓子卖萌。许蔷薇拿着包包自顾自地朝餐厅的门口走去，她刚走到门口，包里的电话便欢快地唱起来：“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地胶着……”

她任它翻来覆去地唱，自己从包里抽出一根烟，翻出打火机点上。

一根烟刚刚抽完，一辆黑色的宝马朝着她飞驰过来，因为速度过快，在她身旁的路面擦出巨大的火花，一个穿着灰色T恤的年轻男子将车门摔出一声巨响：“许蔷薇，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韩青，我说过我只负责演戏。”许蔷薇狠狠地在墙上摁灭烟屁股，脸上挂着一抹清冷的笑，眼神有意无意地透着一股子轻视和嘲弄。

韩青看着她，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只是那难看的神色被他控制得很好，稍纵即逝。他浅笑着伸出手在许蔷薇头发上拂了一下：

“我知道你很委屈，可是没有办法，陈总是这次电影最大的投资人，他指定要你出演，你就不能将就一下吗？”

许蔷薇偏着身子微微避开他的触碰，可是他并不介意，慢慢踱到她身边。在靠近她的过程中，他移动得异常缓慢，一条腿明显有

异样，可是并不影响他的帅气、英俊、凛冽：“不要胡闹了，我陪你进去喝一杯，给陈总赔个礼。”

韩青没有得到她的回答，抬头只见她斜靠在门上，眼神缥缈地望向别处。他准备再说点什么时，她蓦然回过头来，双眼如寒星，森冷地望着他：“我们的合约快要到期了吧？”

韩青打了个寒战，立在原处，脸上却始终挂着招牌式的微笑：“可不是还有半年吗？只要一天没有结束，你都要履行你的义务。今天不管怎么样，你都得给我陪这个客人，而且还要陪好，陪尽兴。”

她突然抬头粲然一笑：“好。”

韩青没有料到她会这样，呆呆地看着她推门而入。

“陈总，您不是要我陪您喝一杯吗？用杯子喝太生疏，我们既然是自己人，就用瓶子好不好？”

韩青走进包厢的时候，许蔷薇已经抓着红酒瓶子正在和那胖子调笑。她巧笑倩兮，红酒瓶子泛着暗沉的光，落在她脸上，她整张脸在那暗沉的红色下却分外动人，那是一种令人无法拒绝的美艳，胖子油腻的脸因为激动而泛起红光。

韩青望着拿着酒瓶的许蔷薇，没有说话，双手抱着胸。

“许小姐，我就喜欢你这样爽快的女星，这次的合约是你们天橙的了。”胖子对着韩青使了个满意的眼色。

韩青笑着咳了一声，眼里却闪过一丝寒意，不明显，令人无法察觉：“陈总，喝酒可是男人的事，你这样欺负许小姐怎么行？”

“哈哈，我就知道韩老板您怜香惜玉。”胖子咧嘴冲韩青暧昧一笑，油腻的手顺势攀上许蔷薇的肩，“放心，我会照顾好许小姐的。”

许蔷薇握着酒瓶柔媚地说：“韩总只是担心他的合约，我酒量

可是出奇地好，要不我们打个赌，看几瓶可以灌醉我？”

胖子显然乐意和许蔷薇这样豪爽的女星交流，他内心早已经是千百列火车开过，轰隆隆地响。他拿着合约朝韩青递着眼色，希望能与韩青心有灵犀，他能消失在这包厢之内。

韩青并没有理会胖子龌龊的眼色，他正牢牢地盯着许蔷薇，她茫然的眼神轻飘飘的，他觉得有些凉意。他死死盯着她，她却不以为意，犹自抓着那瓶酒，红酒穿过细长的瓶颈往她嘴里流去。韩青瞧着她的样子，心里偷偷生出一股怪异的感觉，犹如被针刺了一般，整个人麻麻的，有一股子浅浅的疼在心窝里倒腾着。他极力压抑着，却终究敌不过那难过，他低低地说道：“够了，不要再喝了。”

韩青见她松开酒瓶，唇角浮起一抹笑，那笑容里却有一丝凄然的悲凉：“为什么不喝？喝了酒才能让陈总开心啊，陈总开心了合约才能给我们天橙啊。”

听了她的话，韩青仍是纹丝不动，那目光依旧盯着她的脸，声音却十分疲惫：“许蔷薇，你疯够了没有？”

她忽地用力一笑：“韩青，你看不出来吗？我在替你物尽其用啊！你不是一直这样吗？想要得到的，牺牲什么都毫不在乎啊！”

听了她的话，韩青刚刚还带着笑意的脸片刻就变得冷凝，他走过去抓她的手：“是的，我就是这样，我不择手段，我物尽其用，可是今天这合约我还偏偏不想要了。”

“为什么不要？”许蔷薇挣脱韩青的手，用指尖敲着桌面上的合约，“这可是上亿的投资，多少电影商梦寐以求啊，签到了它，做梦都是甜的吧？”

韩青没有说话，反手重重地捏住她的指尖，太过用力，手背上暴起一根根青色的血管。他这一辈子碰到过很多难缠的女人，可是

从没有一个像她这样倔犟。

“许蔷薇，拜托你不要这样。”

“怎样？”许蔷薇明亮的眼眸中浮着淡淡的水雾。

“你喜欢喝是不是？”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松开紧握住她的那只手，抓了桌子上的红酒瓶，仰面就往嘴里灌下去。

“韩总，你这演的什么戏？我怎么看不明白？”胖子不耐烦地用手挡住韩青的酒瓶，“你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合约。”

“去你妈的合约，死胖子，滚！”韩青冷凝着脸，他努力维系的儒雅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因为刚刚过来挡韩青手中酒的关系，胖子的脸庞离韩青极近，他只觉得韩青那目光犀利地盯在自己脸上，似乎要将自己杀死在那目光里。韩青发出的声音像是从寒冰里渗出来的一样，一字一句说得极缓慢，可极是骇人：“我让你滚啦！”

胖子本来就是暴发户，平时耀武扬威地活着，可到底是面对韩青这样的商场新贵，拿捏不准他的分量。他表面愤怒难耐，心里早泄了底，望着这对神色怪异的男女，抓着自己的公文包退出了包厢。

望着胖子狼狈离开的背影，许蔷薇笑得眼泪往下掉：“韩青，你又何必？为了我这么个三流之星而得罪陈总，这明明不是你的风格啊！你是担心我离开天橙吧？担心我身上的价值还没有被你榨干吗？可不管你怎样做，我总是要离开天橙的。相处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何必做戏？”

韩青仍然是那副从容的样子，含笑说：“在你心里，我就是那么点分量吗？”他撑着桌子，上身侧向她，“或者我只是出于本能，或者今天我想做个好人，抑或是我舍不得你离开天橙。其实理由可以有很多，可是你为什么不信呢？”

许蔷薇再次笑了起来，语气淡然却又凄厉：“猫哭耗子早就不新鲜了，你不是最喜欢看别人痛不欲生吗？别人在你面前生不如死才是你最大的乐趣啊，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就偏偏和自己作对呢？你演给谁看？我吗？告诉你韩青，你在我心里就是个浑蛋，再儒雅也是个浑蛋，再好也是个浑蛋！”

韩青听着她的话并没有生气，仍然带着笑端起桌上的酒放在唇间品了一口，慢慢地放下来，望牢她的眼睛，一字一句缓慢地说道：“许蔷薇，我只当你刚刚那些话不是成心的，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许蔷薇冷笑：“你做得再多，也永远不会有机会做个好人，因为你早在十年前就剥夺了自己做个好人的机会，你得到的再多，也永远是个废人。”

韩青沉沉地笑了起来：“哦？可是我不在乎，是不是废人有什么关系？只要我有钱、有名、有利，我要什么都会有人把大把地奉上。是不是废人，是不是浑蛋，是不是好人，对于我来说，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许蔷薇看着他依旧优雅地品着酒，似乎对那些过分的话并不放在心上，在这一刹那，她不知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而韩青靠在桌子上，屋子里寂然无声，房顶上一缕淡黄的灯光照在他的侧脸上，他长而密的睫毛在灯光下闪烁着剔透的光芒。

谁说恶魔不能和天使画上等号呀？这个时候不管是哪个女人，一定会坠入韩青所编织的温柔乡。可是许蔷薇不会，他的反复无常、冷酷无情，只有和他接触过的人才能体会，那像地狱一样的日子她已经足足过了十年。

她拿着自己的包退出了包厢，并不想和韩青再多说一句话。

韩青并没有出去追她，他不为所动地坐在沙发上品酒。酒其实

是上等的红葡萄酒，色泽剔透，口感极佳，可他只觉得那液体滑进体内的时候，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向他涌来，他只觉得心里空得难受。就像每次签合同时，看许蔷薇与人调笑的那种感觉一样，心里空得难受。

可是每一次他都任由那感觉在体内肆意游走，他控制得极好，从来都是不动声色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目的，他并不是带着爱将她留在身边，他只是要玩一场狩猎游戏，将别人手中的猎物夺到自己手上。他要让那些人原地顿足，让那些人觉得痛失了全世界，对他恨之入骨，却对他毫无办法，他要的就是这种快感。

是谁形容过他？

一个高智商的疯子。

这样形容他的人还真是了解他啊！

许蔷薇走出包厢后烟瘾又犯了，她靠在墙上点起烟来，身后的包厢里传出一阵阵笑声：“苏律师，你果真是青年才俊，那么难缠的女人你也能帮我摆平，来，这杯酒我敬你。”

怕听到别人的隐私，她避退到另一边。

苏乐生坐在逼仄的包厢里，望着面前谈笑风生的中年男人，只觉得原来做律师是这样滑稽的事。昨天替人争家产，今天替人打离婚官司，怪不得有人说律师是最见透人性寒凉的职业。就像面前这位当事人，早年 and 心爱之人共苦，一朝发家却不能同甘，想尽千方百计只为不让糟糠之妻分走一半财产。

他望着当事人得意的嘴脸，感觉自己做了帮凶，有些反胃，他将酒杯放在桌子上，悄然地退出了包厢。

他只是出来透一口气，走廊上有夜风拂过，吹得廊角的风铃叮

叮作响。

那风吹过，空气里隐约有蔷薇的余香，苏乐生闻着那味道，脑海里久违的回忆被勾了起来。他顺着那香味望过去，只见走廊深处有人正蜷在地上抽烟，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只看清那是个女孩子的背影。

光线晕开，她一头长发遮住了她的面容，可是那背影仍然熟悉得令他害怕。

他凝视着那背影，不言不语，似乎人是静止的。

他一时无法辨别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傻傻地站在那里。

手与脚都是冰凉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和许蔷薇这样。

这样狭路相逢。

“苏律师，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真不够意思。”

叫他的声音在这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有些突兀，那人从包厢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红酒：“苏律师，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你怎么就自己走出来了？”

苏乐生看着那背影听到声音也站了起来，朝着他转过了头。

苏乐生看到她指尖还夹着未燃尽的香烟，走廊上昏暗的灯光照着她的脸庞。

是许蔷薇，是他心心念念了近十年的许蔷薇。

苏乐生站在昏暗的灯光下，如傻瓜一样地瞪视着对方，过了好久，他听到自己的声音，虚弱的，近乎谦卑：“是你吗？蔷薇！”

他曾臆想过无数种可能，一遍一遍，反反复复。

在某个街头，她手里牵着一个眉眼似她的孩子，站在他的对面跟他说一声：“苏乐生啊，好久不见。”

或是在同学聚会上，她姗姗来迟，然后站在他身后，哀叹一声：“苏乐生，你回来了。”

可是在最初的几年，这些都没有出现，就在他以为此生再也无法遇到她的时候，偏偏就遇到了。

许蔷薇朝他疑惑地摇摇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借过。”

她跟他说“借过”，他听着这两个字，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秋风里的花，临风欲折。

他不认识他了？还是他真的认错了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傻傻的，一句话都没有说，望着那抹瘦削的背影，看着她逐渐消失不见。

“苏律师，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来，进去再喝一杯，这可是这家餐厅最贵的红酒，权当我一番谢意。”苏乐生来不及消化刚刚短暂的重逢，整个人就被推进了包厢。

“你刚刚去哪里了？”餐桌前坐着的孙佳君正利用用餐时间翻看着手中的资料，看到他进来轻声问道。

“我看见蔷薇了。”苏乐生整个人瘫在椅子上，迷茫地说道，“真的，虽然只是一眼，我确定我遇见她了。”

“许蔷薇？她怎么会在H城？你没有认错人？”孙佳君手中的资料跌落在桌面，这几个问题她问得很快，声音有点急促不安。

这么多年，许蔷薇一直是她心里紧绷的一根弦，现在突然断了，她隐约听到自己心里起伏的声音，她出现了，她到底是再出现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认错人，我喊了她一声，她并没有应我。”苏乐生的声音有一些失落，同时也是一丝怀疑，或者刚刚在走廊上什么都没有出现过，一切只是他的幻觉，像曾经无数次一样，他以为她在身边，其实只是心里的一份念想。

“就算真是她，她还会记得你吗？”

苏乐生面色一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倚着包厢的窗口站着。

他的目光凝视着窗外：“这世界每天都有无法预知的事情发生，就像我以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做律师，物是人非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既然每天都有物是人非的事在世界上发生，做人又何必想得太远？”

孙佳君从他的话里听出他的坚决，不管许蔷薇记不记得他，只要她能重新出现，那才是对于他最重要的事。她学他一样看向窗户，在玻璃上看到自己的脸，再精致的妆容也已经掩饰不了眼角的倦怠，原来自己已经这么老了。

就在她发呆之际，窗前的苏乐生又说道：“佳君，你帮我去向餐厅经理查询一下刚刚那用餐人的信息。”

孙佳君笑一下，半真半假地说道：“你都已经心心念念了十年之久，一顿饭的时间都等不了了？”

苏乐生没有做声，还是独自站在窗前，她看不清楚他的脸，可是他那落魄的背影使她轻易就窥见了他的悲伤，漫过了十年时光，仍然没有被湮灭掉。

她忍了好久，眼睛里还是泛起了泪光。

第二天早上，孙佳君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趴在桌子上的苏乐生，她被吓了一跳。

他并没有被惊醒，仍在桌子上熟睡着。暮春早上的太阳那样好，明晃晃地穿过窗户照在他的脸上，他的脸半隐半亮。像是在梦里遇到了好事情，他脸上有笑意，只是那笑容却是虚的，眉头微微皱着。

孙佳君伸出手去，想要替他抚平眉心，他却被她惊醒了。

“你来了？”他仰起头，睡眼惺忪地问道。